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三十五

列傳一

唐宋地理之書類不及人物或僅列姓名皆通天下而為志者也若志郡縣而史采數人以為傳又不盡其事不備其官以謂簡而有法吾不信也士大夫拜爵於朝苟非勲業彪炳其得著名史冊者鮮矣數傳而後雖居同里閈之人欲考其官其世而不可得烏貴其有志哉縣自周漢以來國器民譽代不乏人予力搜遺籍及碑表之摩滅而僅存者為潤飾成篇而有傳於史者則無美惡皆錄之龍淵鍾氏有言寧詳勿畧寧寬勿苛其可

法也已作列傳

周

譚大夫姓名不可考幽王時人時東國困於賦役乃作大東之詩以告病列於小雅據毛詩序及詩譜

漢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

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詔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
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
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上甚
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各王有率
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
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
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

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偃

窮詰服罪當死軍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行且曰臣年少材下孫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

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節漢書本傳

崔不意濟南人孝武元封六年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於漁澤障立縣名效穀漢書地理志注

按班固地理志其注皆自作是條在敦煌郡效穀下述桑欽之說如此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胡朏明謂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閻百詩亦同此說而何義門謂閻因玉海而誤不知

玉海所引非今本漢書耳

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正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田千秋為丞相封宜春

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自許傳國至元孫莽敗乃絕漢書本傳

王賀字翁孺其先出田氏有齊國三世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初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賀父也賀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賀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賀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

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賀既免與東平陵終氏為

怨從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賀子禁字

稚君為定尉史封陽平侯生女政君即孝元皇后也子

八人鳳譚崇商元根逢時皆封侯惟曼蚤卒其子莽遂

篡漢位餘尚多顯者皆屬魏郡而東平陵至今有王伯

墓云據漢書元后傳及宋書符瑞志

劉衛字元宰東平陵人忠信稱於時特選為勃海王悝

郎中令見琅邪相亡即日去官州察茂材除脩令遷張

掖屬國都尉徵拜議郎歷遼東屬國都尉拜趙相在位

三年再為議郎中平四年二月卒年五十三據隸釋

唐

李義滿齊州平陵人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遣申誠欵詔以其宅為譚州仍拜為總管封平陵郡公子君球

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祐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為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切諫其畧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

今陛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
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爭
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匱社
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
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
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迫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
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
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
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
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

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須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為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屛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召球素有威重轉為靈州都督尋卒官據舊唐書本傳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歷城人隋大業終為隋將來護兒

惜內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遭喪若將軍
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悍有志節豈
得以卑賤處之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盧明月於下邳
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十一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
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
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
誰為吾行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
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葭葦間既而明月果悉
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乃升樓
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

三十餘柵明月奔還須陁又田軍奮擊明月以數百騎遁去由是勇氣聞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功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童山中矢墮馬瀕死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叔寶獨捍衛之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力戰化及乃遁後密敗為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等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

不敢逼於是降唐高祖令事秦王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卿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録前後勳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十段授上柱國從討世充每爲先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鋭卒炫燿出入以誇衆者太宗輙命叔寶往取叔寶躍馬負

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自負及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戸其後每多疾病嘗曰吾少長戎馬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貞觀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功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凌烟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參用新舊唐書本傳

崔融字安成唐詩紀事作成安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啟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

初顯稍自婺州司戶參軍授著作佐郎遷右史聖歷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內史右供奉四年進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意解請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脩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上疏謂周官九職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滛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民異業舊矣役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閒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

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滸列鋪率稅撿覆稽留加主司僦各邀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寢其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尋召授國子司業兼脩國史神龍二年以脩武后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融為文華婉當時罕其匹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九工撰武后哀冊文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緦麻六子其間者禹

錫翹孫錫開元中中書舍人歷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人少孤貧與仲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而講學不廢如是者十年貞元初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舊唐書云以父憂免）兄弟廬墓手蓺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皋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正盜皐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

而敗從兗州白如盧坦在宣州辟為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與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九年裴度為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所彈治不爲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賢重兼退者李翛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償費為功至不治道輀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俄拔陜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為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

於諸將者請承宗狼顧曰軍使何俟次魏以宏正請以五
百騎從辭之惟童奴十餘騎疾趣鎮集軍士毬場宣詔
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
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
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
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拜尚書左丞二年檢校禮部
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屬部多神策屯軍
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
項羌互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
不敢盜境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壽改太常卿寶歷初爲

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大和三年召拜户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四年召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産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六年卒於鎮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謙階品當立門戟終不

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少勵志苦學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為判官元和初為蜀州刺史六年遷黔中觀察使坐為南蠻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從為中丞奏以自代拜將作監長慶四年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為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子彥曾見忠烈傳從子慎由安潛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舉進士第擢賢良方正與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大中初入為右拾

遺員外郎知制誥進翰林學士授河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户部侍郎判户部始愼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愼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慮無其端愼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子允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

[illegible]俄代髙駢領四川節度使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劒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還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子柅巘柅景福中爲起居郎累官至尚書巘右拾遺

充字垂休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

附離推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允為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凌脅允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允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允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允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摶等白發其姦允坐是賜罷內銜憾既與摶同年相允議悉去中官

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
露勃搏交赦使共危國罪當誅允次湖南召還守司空
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
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
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
監國畏全忠強雖深怨允不敢殺止罷政事允趣全忠
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
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尹廢辱天子允命判官
石戩與游乘閒伺察德昭飲酣必泣允揣得其情乃使
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

子憤悒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且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允謀德昭許諾允斬帶為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計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允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允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命太子太師盧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允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

遷鎮因詔遣涇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令知非陛下意為所詿誤師叢入闕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允畜死士用度支使榷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𢇁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允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允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允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

事允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憀不自安劫幸之謀因矣
居雖時為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允迎謁
渭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𨠵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
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
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
判六軍諸衞事詔徙家舍左軍賜帷帳器用十車允遂
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寖盛德宗分羽
林衞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
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
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

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啟蘇檢為相允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允無敢言者允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沖幼故允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允卒不能却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允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為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允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

全忠將篡奪已半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謗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允乃毀浮圖取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允陰計大怒時傳允將挾帝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允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

允汴士皆笑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貫天復四年正月允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允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允開內隙與相結得挾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允身屠宗滅世言怋出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允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嘗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户終為緇郎壞之

按陸通志有外傳安郎志有佽德傳則人之足為

戒者地志亦不可遺今並入列傳不別立名曰所

謂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固史家之通例也然崔

允崔昭緯王次翁之儔亦不過數人而已

昭緯字蘊曜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寖顯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疣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

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誣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詔昭緯爲右僕射後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鋌亦誅新唐書本傳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南祖崔氏自宋水部郎中靈茂居全節其後多顯人今將其有傳者具錄之而舊唐書謂愼由清河武城人昭緯清河人皆據郡望而言非其實也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累遷右驍衛將軍

兼北廷都護金山副大總管二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虔瓘使勇士狙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衆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又下制曰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並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俄遷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户請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將韋湊上疏請罷其事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

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為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為西安都護詔虔瓘為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訐諸朝兀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循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

及佗珍器仰諒朕意度琟奉詔久之卒軍中新唐書本傳

郭昈齊州人德宗時為兗鄆節度使李師道幕僚師道為逆昈切諫囚之凡十年師道又陰助吳元濟攻彭城以綴王師昈乃為蠟書藏衣絮中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愬請奇兵浮海直擣萊淄乘虛而入愬白諸朝議者疑出師道所教不報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下魚臺金鄉取海州多用昈策劉悟既平鄆斬師道乃捉昈臂欷歔流涕嘉其忠直辟致義成節度府判官見岳通志

宋

馮瓚字禮臣歷城人父知兆後唐司農卿瓚以蔭補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出爲諸城令歲滿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漢初改監察御史周廣順元年遷殿中侍御史河陽判官宋仁範與洛陽娶婦交訟詔瓚劾之獄成大理斷以官當徒追兩官告身刑部員外郎張處素覆核無異奉行仁範詣闕訴其事詔遷一官瓚洎處素俱坐降一階顯德初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判官歲餘改祠部郎中充集賢院直學士宋初轉兵部侍郎加金紫階瓚風神俊爽善談論有吏材太祖甚寵之擢左諫議大夫出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鼈之饒居民採

以自給瓚奏蠲免其稅建隆四年春徙知盛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時劍外初平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分守城門密令促其更籌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誘其餘黨千餘人並釋其罪境內獲安初太祖欲任用瓚嘗與趙普言瓚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諂蜀平寇潛令所親信從行密察其過即亡入京師擊登聞鼓訟瓚受賄為姦事召歸闕親問之辭理屈服

太祖欲貸其死普固執不可乃削籍流登州沙門島凡十年不得召開寶末遇赦放還太宗即位授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元年冬與賈黃中程能分掌左藏三庫二年賜金紫明年判大理寺改度支判官還秘書少監充職四年上親征太原以瓚為隨駕三官判官凱旋改大理卿兼判秘書省以疾求解優詔免朝請令於本司視事瓚抗章請退除給事中致仕復舊勲階五年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御宋史本傳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從世宗收三關隷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拔還

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賂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兩還右第一軍屯鎭州契丹入寇隸大將郭守文扞城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稾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倫與寇戰小衂杲適遇賊河上即按兵拒之殺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爲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正拜唐州刺史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

山林以肆寇昺與石晉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為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卒年六十四宋史本傳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僉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
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戸部侍郎
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寛簡
自任政事多决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
賢出知代州沔遂為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
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
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
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
即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
駮之太宗追還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

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預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書因有奏毀者上詰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懲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當掌香藥榷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節宋史本傳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

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十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勲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刄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闕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

盛人心易動興敵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盗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盗所在者正辭潛召巡卒王恩掩捕之恩未至盗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載歸傅藥創既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歸監折中倉遷

倉部員外郎同知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度戸部
鹽鐵二判官遷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正宗即
位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為鹽鐵判官咸平
二年出為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上言李昌齡輩貪墨著聞乞罷其民政舉吳奮等五人
堪任大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皆從之坐鞫任
懿獄貶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通
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

禮部又獻所爲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爲券民持去不復爭訟辨數激昂喜爲名聲然亦操持在已吏不敢欺爲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選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爲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

民入纫擬而城邑與農户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
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
慢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鄉爲率
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
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
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齊祠諷頗要結之懷
德薦於章獻太后遂召還間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
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
判官百官轉對救近臣閲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
曰非上親覧決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

宫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擬復修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宫必不成於是下詔罷修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治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常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不亦信哉還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户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為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
東下以賑貸之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祔正宗廟室
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
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
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
敢復為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趣出遂貶惟
演隨州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
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其誣
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諡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
日中不赴慰班諷劾士遜與崇勳俱罷諷常侍對帝語

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發陰令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為直學士已久諷盛氣凌棐宰相李廸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兖州既至郡而龐籍為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籍為侍御史嘗叅邪諷以三司使曲為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兖州乃紿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直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於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兖州

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誣激將
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江軍由
是宰相李廸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
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為時所譏服除改
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
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倘
內脩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邊事不足憂復給事
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
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於帝前因
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為陛下引姦邪

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自遜議事不合罷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諷其過云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節宋史本傳

魏花歷城人短小精悍輕捷如猱善騎射工間諜為狄武襄所知隨征西夏廣南多建奇功官至都指揮舊志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元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為國子

賢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户部判官上所著太元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盡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悦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為文忠者掞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掞性剛狷少

容洞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掞相友愛宋史本傳

掞字文裕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遊騎為之引去郡守姚始謀掠為己功及陷於罪蘊受而不校掞幼篤學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帖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凡掞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於州拒之掞自薦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為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咸

德軍官者聞士良為鈐轄多抗帥撓用危法中傷校誅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晏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事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掞忠篤誠愨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買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為鄉黨矜式宋史本傳

李定濟南人嘉祐間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王明清揮麈前錄

按揮麈前錄謂李定同姓名者凡三人世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其一字仲求洪州人其一字資深

揚州人其一乃斆老如岡之祖濟南人王貽上居易錄云仲求晏元獻公之甥即與蘇子美賽神會之獄者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即與舒亶媒孽坡公者二人陷二蘇皆小人吾郡先哲則獨以功名著

鄉役學所當知也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附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

尚書劉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
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
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
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
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以兵
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
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
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
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

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

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
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
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李
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
滁盧和州無為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少
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紹
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
乞朝廷興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頤
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
蠡分職可也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

助欲傾之而擅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鎭江頤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於是檜免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畜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蘇湖地震泉州

大水不以奏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
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特進觀文殿
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頤浩條十事以獻
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康除頤浩少
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
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
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
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
穆頤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
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

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㮣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於是郡邑多橫賦為東南患云柯維騏宋史新編本傳

呂摭齊州人丞相頤浩子官至朝散郎貶梧州司户參檜追憾頤浩再竄藤州摭雖在貶所以詩書自娛邢爾泰廣西通志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

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
僧一夕竊印逃棄疾揣僧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
斬其首而還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
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
進已殺京降金棄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
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
獻俘行在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乾道六年自通判建康府召對孝宗銳意恢復棄疾因
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
九議幷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

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壁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乞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申飭州縣以養元元爲意詔奬諭之復奏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刱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鹽三牙寨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猺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乃度馬殷營壘故基立砦柵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費以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

上遂釋然軍城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
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南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
政民賴以濟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光
宗立之二年起福建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
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臺臣王藺劾丐祠歸
寧宗初落職已而復主管沖佑觀起知紹興府兼浙東
安撫使其後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
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歷龍圖閣待制知江陵府
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
命卒棄疾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

可以無事雠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雠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朱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謝枋得過其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為請於朝加贈少師謚忠敏宋史新編本傳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西漕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於婺呂

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映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翁既論罷趙鼎檜忌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興化軍既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

檜與次翁子姪多與選士論大駭金人敗於柘皐檜召三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於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凡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擠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晚裒金與之太后歸泣訴於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為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諸子

親故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宋史新編本傳

按朱子語類謂王次翁河東人俟考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陝西都運轉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

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傕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反寬之先是百司𠎝戾付寺劾之至二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

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来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删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趙令畤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於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識者賢之宋史本傳

木櫺字濟之濟南人建炎登第授崇德令秩滿民不聽去櫺亦安之買屋於市以定居終左朝請大夫正德崇德志

按至元嘉禾志櫺作盈未詳孰是

歷城縣志卷第三十五終